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痠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歧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鑿音空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痠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歧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鑿音空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

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歧伯曰寒
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
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
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
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
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衄
音坏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
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歧伯曰先寫
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
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
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溼氣藏于血脈之
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
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
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其
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
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

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歧伯曰此亦有故邪畱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脅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

咒音

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
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
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
與季脅之下一寸

一本云季脅之下深一寸

重者難足取之診視其

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
帝曰善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
也伯高曰色起兩睂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
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
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

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
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
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
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畱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
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
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
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
者小之甚者眾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黃帝問于伯
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

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三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六歲已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堅

云一本

肉皮滿者肥腠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

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

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
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
人皮肉脂膏不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
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眾人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
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
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
雖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

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
歧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
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
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
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
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歧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
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
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

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
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
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手
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
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歧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
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
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
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歧伯曰以小治小者其
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鉗

音披大 鍼也 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歧伯

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歧伯曰以爲傷者其
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
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
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
乎歧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
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洩
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
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

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

平聲

血其脈大時絕是二

逆也欬洩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胃滿引背脈

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

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

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數天文下度

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

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歧伯曰能殺生人不

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

行於人歧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劒之可以

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
聞之歧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
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
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
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
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
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
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
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

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歧伯曰甲



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
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
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
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歧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
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
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
帝曰何謂五逆歧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
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脰肉破身熱脈
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衄

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膺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歧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歧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